往事是一竿青竹

查 干

并非所有的往事，都会如烟散尽。有些人与事，在记忆的屏幕上，色泽常新，并不褪去，像一竿竿青竹，日里夜里摇曳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光辉历程。一切百废待兴，犹闻鼓角之声。文学艺术界亦欣闻又一个百花待放的春汛即将到来。

这一年的晚秋，“文革”后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闻讯而动，组织一批作家、诗人，分两路深入基层，到检验真理的实践中去。一路西北，一路东北。组织者是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时任中国作协临时党组副书记的著名诗人李季。我们到和平饭店报到的当晚，即召开预备会。在主席台上，坐着一位身穿石油工人服装的中年人，他憨厚地笑，温和地说话，像个慈祥的大叔。诗人晓雪告诉我，他就是诗人李季。之前，我已熟读他的大部分诗作，如：《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五月端阳》《玉门儿女出征记》《向昆仑》。在预备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感情真挚的开场白，他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一番话，使我们备受鼓舞，尽扫心中久积的雾霭。一些前辈作家和诗人，相拥而泣互报平安，场面很是感人。他们中有作家：艾芜、徐迟、碧野、蹇先艾、林淡秋、茹志鹃、俞林、刘知侠、李广田等。诗人有：艾青、苏金伞、芦芒、苗得雨、石英、石太瑞（苗族）、包玉堂（仫佬族）、莎红（壮族）、饶介巴桑（藏族）等。评论家中我记得的有：孙绍振、刘登翰二位。

一

出发前，我们与不参团的在京作家、诗人一起前往白洋淀、雁翎油田参观访问两天。在白洋淀的游船上，我第一次见到著名诗人柯岩大姐，她雍容大雅，一口京腔。还有著名军旅诗人李瑛和她的女儿李小雨。小雨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团的，她穿一身很肥大的石油工人大棉袄，但仍掩不住她青春的朝气。当夜，我们住在雁翎油田招待所。周边是高粱、玉米和谷子，齐刷刷连成一片。而田头路边那一丛丛波斯菊，开得极盛亦热烈，晚风拂来，婀娜地摇曳着。夜色静若水，昆虫们的鸣叫，起起伏伏，时强时弱。

紧挨高粱地，见有一人在明净的月光下写着什么，鸭舌帽下的脸庞，显得些许朦胧，定睛看，是上海诗人芦芒先生。“晚上好，芦芒兄！”我招呼他。“啊，晚上好！”他回应，声音柔和，富有磁性。他是著名作家，又是画家和诗人。他月光下伫立的剪影，顷刻留在了我的脑海。再往前走，在玉米地边上，有两人在说话。是李瑛和他的女儿李小雨。“晚上好！”我说。“空气多好，睡早就亏了！”李瑛笑着回应。我说：“您的诗集《枣林村记》里也曾描写过这般美好的乡野场景，我至今还记着。”“哦，谢谢。那就是知音了。”他说。那个夜晚，我一直在游走，直至夜深。只有那些低首含笑的波斯菊，在陪伴我。

二

到达大庆油田，住进招待所，是平房，四合院式，但面积不小。两人一间，没有洗手间，只有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和一个洗脸盆。我和江西老作家俞林同屋，他是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他为人和蔼可亲、低调，没有官腔，如兄长一般。当我睡过了头，他竟然把洗脸水给我端了来，让我不仅感动亦心生歉意。后来，我们成为忘年交，常有书信来往。他的全家福，我至今珍藏着。

晚餐后去散步，恰遇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大姐，她笑着说：“请问兄弟，这个地方蒙古语叫萨尔图，是什么意思呢？”我答：“月亮升起的地方。”她说：“呀，好美的名字，怪不得有这么多漂亮的波斯菊在热烈地开着，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是因为有月亮姐姐的缘故呢。”她又问：“你的家乡有这种花吗？叫什么？”我答：“有，而且满山遍野地疯长，我们叫它朵日娜花，即东方花之意。”她赞赏地说：“名字美，且富有诗意。”我对大姐说，波斯菊就是藏人所说的格桑花。波斯菊只是其中一种，格桑花不仅品种多，亦鲜艳妩媚，藏人叫它格桑梅朵，含有幸福之意。我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也见过此花，那里称它为金露梅。大姐说：“格桑花，我是听说过的，但不知它就是波斯菊。”她感叹：此花有野性美，该属于广阔天地，在公园里就显不出它狂放的个性。它生得单薄了一些，让人爱怜。我说：“大姐，您不用担心，它生命力极顽强，能够满山遍野地生长。”大姐开心地笑，说：“难怪你喜欢它，是诗人情怀所致吧。”我笑着说：“我也喜欢您的《百合花》呢，一读再读。”

三

到达鞍山，下榻宾馆。当地朋友说，这个宾馆，当年是为迎接周总理而筹建的。周总理知道后，随即就搬到另一个小宾馆去住，并严厉批评：此风不可长，切不可搞特殊化。国家目前还不富裕，百姓生活亦艰苦，要慎而又慎。听到这些，我们为总理的高风亮节而动容。当夜，躺在床上，诗兄公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故事。而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听完主人介绍之后，立即决定到弓长岭铁矿去采写。其余人则去鞍钢学习采风。

有个小插曲，在第二天晚上，诗人艾青老约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到他房间里聊天谈诗，说他喜欢我们的诗作，主要是写得真，不伪饰，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他与诗人苏金伞同屋。苏老见我们也很高兴，拿出一张画，问：“此画如何？”我没过脑子，就信口说来：“此画无立体感，觉得一般。”不料苏老勃然大怒，胡子都立起来了，大声说：“什么眼光？鉴赏力太差了！”边说边收画，再不言语。我这才醒悟自己闯祸了，就一个劲儿地责备自己无知，并连声道歉。这时，艾青老出来打圆场：“不要吓唬人家孩子嘛，不就是黄永玉那只鸭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别理他，回去休息就是。”那个夜晚，我几乎未合眼，既懊恼又悔恨。不料，第二天一早，苏老来敲门，很幽默风趣地安慰我说：“我犯上，你是组长（其实是服务员），保护老同志的，我不该跟你发脾气，我这个人倔犟，家里人都反对我。何况，对艺术品有不同评价，是很正常的。别介意，我们应该是好朋友。”之后，我们真成了忘年交。他写给我的墨宝至今悬挂在我的书屋里：黄河东流去，滔滔历古今。多少伤心事，犹感泪痕新。他是真诗人，为人耿直，历经坎坷，但他的骨骼，一直是立着的。

第三天一早，我们到千山风景区参观访问。艾青老腿脚不得力，不能爬山，他要我在山下陪他，还逗我：“你若陪我，我叫你看我老婆的照片。”是他和高瑛大姐在石河子林荫道上的合影，那时他们很年轻。过不久，老作家碧野退了下来，我被解脱，匆匆又去登临。快要登顶时，见李小雨脸色苍白，满脸虚汗，坐在台阶上喘气，显然是低血糖，我赶紧拿出自己唯一的一个大苹果，让她吃，才又恢复了过来。后来，她总是提起此事。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是一次同行的经历而已。而鞍山的波斯菊，灼灼怒放，让人惊叹，它与我们一路同行，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许是它的待客之道吧。还有大朵大朵的鸡冠花，十分夸张地站在路边，摆出一副不美倒你不肯罢休的样子。

四

到达哈尔滨，下榻小黄楼。此楼外观不起眼，内里却很讲究，算是高规格接待。刚走进屋，省委宣传部、文联、作协各级领导就前来看望我们。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重工业集中地区之一。经过参观访问，我们眼界大开，创作激情亦大发，写下不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留于当地报刊发表。更有趣的是，主人邀我们去乘友谊小火车：北京——莫斯科、北京——金边，全长两公里。全部员工均为不到十三岁的儿童。售票、检票、倒茶水、送食品、播音、检车，都由他们来完成。那一身铁路员工的服装，穿在他们身上，更让人开心！一路上气氛极为热烈。乘客为一群白发的爷爷奶奶及叔叔阿姨，主人为一帮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一口铁路职工的腔调，让我们忍俊不禁。那种亲切的感受，极特别亦美好。如今，那时的白发人有些已作古，而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

逝者如斯，四十个春秋，一晃而过。而友谊之车，仍在隆隆运行。美好记忆，也在绵绵延长。那些热情待客的一丛丛北方的波斯菊，一定也一年又一年地在盛放，不负时光之托、岁月之嘱。

岁月如歌

故乡的木梆声

聂少东

在我的记忆里，我对故乡的木梆声怀有一种深深的怀念。记得小时候，我很皮，总像影子似的跟着德山爷爷转。一到山桃泛红的时候，德山爷爷不得不带上我这条“尾巴”，嘴里含着旱烟筒筒，扛上鸟铳，提着木梆，领着我上山去守秋。

我的故乡湖南溆浦县，属于怀化市辖县，地处偏僻，位于湖南西部，怀化市东北，沅水中游，是一块革命沃土。村寨山岭树木蓊郁，灌木丛生，野猪、山鹿时常出没。每到地里的苞谷、粟米等农作物成熟时，一群一群的野猪、山鹿就来地里觅食，肆意糟蹋。对付它们的侵袭，村里人便用木梆。木梆是由棕木镂空而成，用竹棒敲击，便发出“梆梆梆”清脆响亮的声音，这声音令野兽闻之胆寒。

夜晚，我常和德山爷爷在大山中与流泉松涛相伴，草棚顶上挂一盏马灯，听爷爷讲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只要野猪、山鹿一出来，满山遍岭、四面八方就热闹起来，“梆——梆——梆”的声音震耳欲聋，“快拦住它，别让它跑喽！”“打死这只野猪！”吆喝声此起彼伏。野猪一下子慌了神，吓得四处乱窜，这时便听到几声“砰——”“砰——”的鸟铳枪声……我胆子小，把脑袋蒙在被子里，吓得浑身发颤，不敢出去，直到爷爷掀开被子，笑哈哈地说：“胆小鬼，死不中用！这回打中了野猪，蛮有斤两咯，晚上有好菜吃了！”

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我也渐渐变得胆大起来，有时大人们打野猪时，我便跑出棚外，学他们的样子大喊几声，或在被打中的野猪身上摸一摸、捏一捏、拍一拍。

为了证明自己有出息，有一次，我偷偷跑到黑溪坑丛林去掏鸟窝，想弄几个鸟蛋，换得德山爷爷“你中用”的评价。可走着走着我却迷了路，望着四周一模一样浓密的灌木和丛生的茅草，我急得直跺脚。眼看日头偏西了，还是找不到来时的路，便想起德山爷爷讲“老虫”（湘西土语，即老虎）吃人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年轻后生，与邻村的一个俊女子好上了。但对方的家长不同意，说同姓不能通婚，通婚就伤风败俗，不得好死。一气之下，那后生与俊女子逃到山上。三日后，被一个打猎的猎户在草坪上找到了他们的衣服，上面血迹斑斑……我越想越害怕，一只麻雀飞起碰响了树叶，我吓得缩成一团。如果“老虫”来了怎么办？听德山爷爷说只要点燃一把火，“老虫”就不敢靠前。可到哪儿去找火把呢？如果天黑前不能回去，就完蛋了。后悔不该背着爷爷来黑溪坑，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时，在我的耳边忽然传来“梆——梆——梆”“梆——梆——梆”的梆声。这是德山爷爷在林中敲梆了，我好像听到了德山爷爷在叫“东伢子”的粗犷的喊声，一颗心狂跳起来，我立即从地上蹦起来，飞快地向传来梆声的方向跑去。我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一路上，手、脚、脸被芭茅草和刺树刺了一道道红口子，也不晓得痛。终于，我看到了德山爷爷和一群人的身影，我向亲人奔去……

岁月悠悠。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听长辈汪三娘说，数年前，德山爷爷花甲之年当选了村长。有人惊喜地告诉他，山上有金矿，只要他点个头，他就可以入股，坐享分成。德山爷爷不答应，他说前些年树木砍光了，山秃了，溪水浊了，他要在山里造林。劝他的人实在感到难以理解。德山爷爷从外面引进了很多树苗，带领大家在贫瘠的山岭上栽种了大片树苗。大山又开始变绿了，为了驱赶啃树苗的野猪、山鹿等，德山爷爷重操旧业，又敲起了棕梆。于是，沉寂的山间又响起了“梆梆梆”的梆声。

瞬间，一阵莫名的感觉涌遍了全身，眼前又浮现出德山爷爷雕塑般古铜色的面孔，凝重而深沉的“梆——梆——梆”声也似乎从他的棚里传来。

呵！久违了，故乡的木梆声。棕树镂空的木梆声，也许只是原始、粗糙的声音，但在我心中，它奏出的音响，却是世上最动听的旋律。

朝花夕拾

后海夜色（外二首）

赵美宁

趁着夜色
后海渐渐热闹起来
水中闪烁的
是落入凡间的星星
随波荡漾
像从你眼里流出的
柔曼的忧愁

信封

我给出了几个信封
一个普通的地址，它反复出现着
有谁会发觉呢
岁月这般静好
就像月色夜夜给出星光
在日出后又给出背影

只是某个信封，偶尔附一页纸
或者夹进一些不听话的沉甸甸的念头
一边假装没说
一边假装不懂
没有人是可有可无的
我自以为我很幸运
虽然给出那些潦草的倾诉
并不能拯救自己

山居岁月

如果你愿意耐心等待
总有一阵风
会将云变成你想象的样子
总有一个角度
只属于你自己

路越长
单纯越可贵
有舍有得
幸福的人不贪心

山居岁月
忘了时间

大湾区的夜市

游利华

去外地，除却大城市，稍小的地县级市（尤其北方），八点后基本进入休眠状态。除了微弱的路灯强撑着熬夜，行人也难见到几个。有一次，家人得了急病需买药，我半摸黑儿地转了几条街，不得不叫醒睡眼惺忪的药店老板。

大湾区的夜晚却不是这样。广州、佛山、东莞、珠海、香港……无论繁华的市区，还是乡镇工厂区，那些白天看似有些昏昏欲睡的街，街上看似客人稀疏的食店，夜幕降临时，服务员们便开始忙着摆桌端椅，扯开条纹塑料顶棚。夜市要开始了，一天里，最热闹、最享受的时段要来了。

不清楚广东人的夜生活源于何时，但我想，一个地方的饮食，必然与其环境、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紧密相关。所以草原迁徙民族发明了牛肉干、奶酪干，阴湿的四川盆地人民嗜辣如命。许多人来了深圳和广州，方知还有夜宵，一天里的第四顿饭。渐渐，半夜不吃点什么，似乎一天就没有真正结束。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夜市街多半在商业区或者工业区。深圳最火的食街——八卦岭美食街，就位于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业区。更不用说顺德、东莞那些工厂区，你要了解这些城市，不要去灯红酒绿的城区，应该往巷道里钻。若你再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食店类型多样，湘菜、川菜、粤菜、东北菜……天南海北口味齐全。最让人惊喜的，是你可以在高档粤菜馆的菜单上，找到湖南的剁椒鱼头、四川的水煮牛肉，味道竟然正宗地道。这些，你在外地外省的高档本帮菜馆里未必能找到。它们都很专一地守着传统，即使偶尔在羊肉馆里吃上宫爆鸡丁，那也是羊肉味的。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它的个性、它的理念、它的状况，从一张菜单，即可大致判断。

岭南靠海一带人爱吃，自古便如此。他们吃一切能吃的东西，地上跑、天上飞、海里游的，物尽其用。这点上，也像他们做生意，他们认为三百六十行，三千六百物，只要对路，皆有生财之处。岭南靠海湾区人在我心目中，有着极为明显的特质。他们讲求实际，讲求效率，讲求拼命，这些特点，也与他们的饮食文化深深贴合。我没见过哪个地方的人像他们这么爱吃，关键还吃出了文化与水平。

吃遍全国各大菜式，我才明白，粤人的吃，原来段位如此之高，深得传统文化精髓，有老子的无为（如禽类喜整），有庄子的自在（如海鲜喜蒸灼），有孔子的复礼（如烹饪讲分类、讲层次）。

说来夜市也非哪方地区专属，但大湾区的夜市有两点与外地不同。一、大湾区的夜市时间长，能从天黑吃到天亮。二、大湾区人们在夜市，多半不是陪客户、陪领导，而是约上三五好友，或是相好的同事，聚桌食饮。他们似乎不喜欢把工作延续到深夜的食桌上。白天，他们会努力工作，把自己关在方寸间，这个业务那个会议忙得脚不沾地，中午一盒潦草的快餐打发肠胃。但是夜晚，尤其深夜，他们走出公司，回到了自身。

于是，那些写字楼、工业区到了夜晚是另一番景象。白天那些关在办公室、工厂的人都涌了出来，涌进街边各色店铺，你这才发觉，白天所做的评判有多片面，这些工作一整天的人仿佛重新活过来了，如还魂草入水。食店热闹沸腾、K厅歌声如雷、酒吧人满为患，比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人间。

这里的人们要物尽其用，一天太短，白天交给工作，为公；晚上，用来娱乐放松充电，为私。如果人可以不睡觉活着，他们根本就不会睡觉，睡觉那么浪费生命，一个漫长的夜晚，可以做多少事？

也可以说，夜晚，是他们在梳理补充白天。白天充斥各种事务眨眼即逝，立即钻进被窝睡觉会让人产生失落感。当然，忙碌的他们也多半要加班，尤其写字楼内的白领，深圳夜晚十一点的末班地铁，总被他们塞得满满当当。举目四望，何以宵夜？

其实这无关商人的精明，商人只是眼耳灵敏。是那些深夜的食店，帮助这些走出白天的人获得完整。一个偶然来深圳旅游的朋友说，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深圳的夜市，密密麻麻的公司工厂，密密麻麻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去夜市，并不仅仅为了吃。所以，夜市里，最受欢迎的食店是大排档，装修简陋，桌椅也是那种花花绿绿的便宜塑料椅；食物，则多是些家常菜，来吃的人，不会灌得烂醉，也不会西装革履，有人甚至会打开宝马车后备箱，取下一双人字拖换上，只为蹲坐路边吃半打烤生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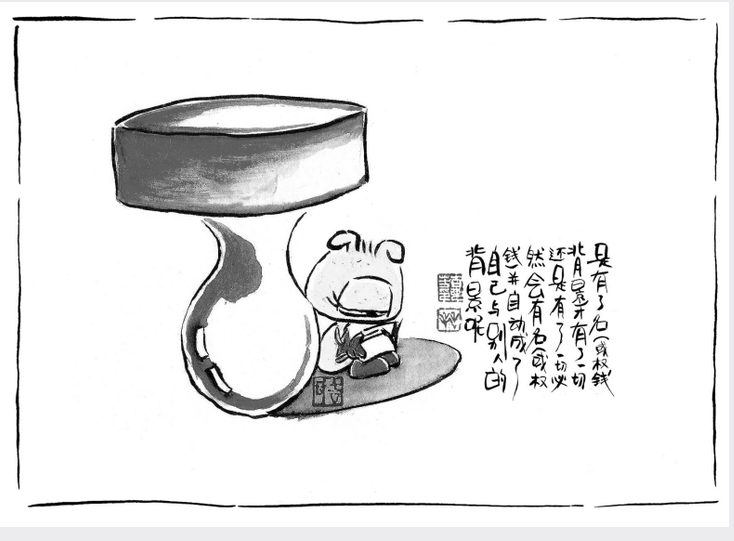
所以，在这里待了多年后，我不能想象没有夜市。工业区、商业区没有夜市，就像堂皇的房子没有卧室，也像一个人板着脸从不见笑容。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毕业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和公司几位同事为了赶项目加班到凌晨两点，大家都疲惫了，有人提议去吃点东西放松一下。下楼，方发现周围很热闹，人影稠密，几条小街上的店铺都亮如白昼。我们挑了家茶餐厅，点了例牌白切鸡卤水拼，大家喝着啤酒，因一个笑话笑趴。看着周围那些招牌闪烁的店铺，食客大多是一脸疲惫又神情倔强的年轻人。我想，这奋斗的人群，应该是城市最强大的力量吧。

多年以后再想起那个夜晚，我总有种感慨：或许，后来大湾区城市夜晚越来越通明的灯火，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夜晚积攒起来的。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出版长篇小说《被流光遗忘的故事》、散文集《声声慢》）

时代湾区
主办：《中国文化报》暨南大学文学院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处
协办：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党建服务中心
投稿邮箱：sdwqsg@163.com



画说王道 王蒙文 吉建芳 绘